

L 247.4-134.1

四大名捕

第一卷



四 大 名 捕

(香港)温瑞安著

第一卷

昆仑出版社

• 武俠小說系列 •

四 大 名 捕

(香港) 温瑞安 著

第一卷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卫干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25
插图：23幅 字数：230,000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

书号：ISBN7—80040—043—3/1·35
一、二卷定价：6.00元

目 录

第一章 血染红杜鹃

- | | | |
|-----|-------|--------|
| 第一回 | 冷血红杜鹃 | (1) |
| 第二回 | 铁手破长刀 | (12) |

第二章 失魂刀法碎梦刀

- | | | |
|-----|---------|--------|
| 第一回 | 月明清风跨虎江 | (25) |
| 第二回 | 三管家与二管家 | (39) |
| 第三回 | 眨眼间有多快? | (51) |

第三章 唐失惊要杀我

- | | | |
|-----|-----------|--------|
| 第一回 | 一个名字换一支鼻子 | (65) |
| 第二回 | 河塘月色 | (74) |
| 第三回 | 铁手的手冷血的剑 | (83) |
| 第四回 | 一声尖叫 | (95) |

第四章 江边一破美人心

- | | | |
|-----|------------|---------|
| 第一回 | 六十四张椅子 | (109) |
| 第二回 | 失踪宝刀 | (118) |
| 第三回 | 四十张不同形状的单刀 | (130) |
| 第四回 | 失魂刀法 | (139) |
| 第五回 | 刀 | (146) |

第五章 穿肠的毒药

第一回 如何谋杀一匹马 (165)

第二回 手掂火炭的人 (179)

第六章 冷血的心

第一回 十二单衣剑 (193)

第二回 腋下夹伞的神秘人 (204)

第三回 风中的错误 (216)

第七章 采花贼

第一回 千花蝴蝶霍玉匙 (225)

第二回 霍煮泉水的笑容 (237)

第三回 墓碑上的名字 (249)

第四回 淹下的毒 (259)

第八章 大阵仗

第一回 伞下的黄脸高手 (275)

第二回 对阵 (286)

第三回 阵战 (295)

第四回 阵亡 (305)

第一回 冷血红杜鹃

1

一把冲天的大火，炽熊熊的在山腰烧着，火随风势迅速地蔓延开来，将黑夜照得通亮。

冷血老远就看见这把火。他立即就赶了过去。

冷血是“四大名捕”中的一人，职责当然是将歹徒绳之以法，除暴安良。在官府而言，除非是极之重大而又极为棘手的案件，才会托人请诸葛先生出动“四大名捕”办案。

但在“四大名捕”本身而言，任何能维持正义，救助于难的事情，他们都义不容辞。

冷血是“四大名捕”中最年轻的一人。他的血也像正燃烧着的火，只要义所当为，必然奋不顾身。

他奔行起来，就像一头豹子，全身上下的肌肉，没有一处浪费半分气力，只要不是用作奔跑的肌肉，却又完全在歇息的状态。

这正像他的人一样：静若冰封，动如瀑布。

他隔着一条“跨虎江”就看见冲天的火光，但等到他沿着弯弯曲曲的河岸赶过去的时候，火势只剩下了浓烟；劈劈拍拍的灰尽倒塌声音，和着火星子的声响，冷血刚冲入村

于，想救几个火海灾民出来的时候，却整个人顿住了。

——没有人救火。

——更没有火海余生的人。

这村子大概只有四、五十户人家，依其建筑形式来看，似乎颇为富裕，但四、五十户人家全被烧个干净，人都死在屋子里。

有几个人逃出屋子来的，也横尸在道旁，有些被斫为几截，有些烧焦的遗体还留有伤痕。

从未被完全焚毁的横匾看去，可以知道这村子就叫“淡家屯”，姓“淡”的人并不多见，但这一带多有异性者聚居一起，而姓“淡”的多出豪豪，擅于建筑、雕刻，在当时这行业往往很能赚钱。

冷血很快就判定眼前的情形：抢劫后杀人放火！因为除了这些身留伤痕的死者外，从一些未被烧毁的家具中，看得出来曾经被翻箱倒柜的搜掠过，而且这四、五十户人家，有一半的住户并不毗邻相接，大火不可能既不留一家房子，也不留一个活口！

——那必定是盗贼所为！

只是一般盗贼，抢劫之后，也不致非要杀人灭口不可，掳劫虽是重罪，但未致死，杀人却是死罪。何况是杀整条村子的人。

更何况冷血所知，已经是第五宗庞大集体的抢劫杀人案。

——在这之前，“陈家坊”、“照家集”、“鄢家桥”、“巩家村”，全都一样，先遭抢劫，全遭杀害，无一活命！

尤其“陈家坊”和“巩家村”两家内不乏武林人物护院，

高手在内，居然一夜间教人歼灭得鸡犬不留，普通盗贼是绝不可能办得到的。

因为这几件案子死人太多，又扑朔迷离，无迹可寻，所以冷血奉命来这一带调查此案。

而今却又给他撞到这一桩。只惜他迟来了一步，杀人者已远飏而去。

冷血忽然趴在地上，以左掌压地，屈肘侧脸，以左耳贴近地面细听。

——大概在半里以外，也就是山坳河畔的灌木林处，有物体轻微而急速移动的声音。

冷血以耳贴地，他听出半里之外，有了动静。

——大概有十三、四个人，迅速地退走，这些人以羚羊奔跃的速度迅速撤退，但发出来的只是一丝微到几乎令人无所觉的如蚱蜢在草间跃动时的声响；如果他们手上不是提着重物的话，那末，连衣襟摩擦灌木、茅草的声音也想必不会发出来。

令冷血惊诧的是，他肯定有十三个人的步伐声，但另有轻如小鸡破壳而出的轻响还有一、二个人——但冷血不能肯定究竟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但他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或两个人，才是这些人的领袖，而且武功、内功、轻功都很高明。

冷血只有一个人。

可惜冷血办案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对方有几人？自己这方面又有几个人？



一把冲天的大火，炽熊熊的在山腰烧着……

就在冷血快接近那山坳河畔之际，他忽然发觉，那些人仿佛在空气中消失了一般，完全没有声响，而自己正在接近一大片由茅草、灌木以及野杜鹃花开满的坳地里。

那些人突然没有了声响，那只有一个可能，便是不再移动了。

那些人忽然不再移动的原因，很可能是在自己发觉了对方行踪的同时，对方也发现了他的追踪。

他毕竟不是追命（四大名捕之三），他的追踪术仍不如追命高明。

江风徐来。

山杜鹃一阵轻颤，满野的山杜鹃一齐摆动，红似鲜丽的血。冷血徐徐地站直了身子。

地上有几行凌乱的足印，足印至此不见，显然是匿入茅草杜鹃丛中去。

冷血静静地站着，一手按着剑，剑无鞘。风自他左右前后低低呼啸，空气沁凉，江边天低无云。

冷血冷冷地道：“出来。”

风在急掠，山杜鹃吹得一阵急摇，鲜红的花瓣落在灌木丛中。

左边的杜鹃花丛忽然簌簌一阵急颤。冷血的左耳立即动了，像鹿的耳朵听到一些风声一般，微微竖了起来。

冷血的眼睛闪着刀锋一般冷之光芒。他第三次喝：“出来！”

簌簌一阵连响，四、五支水鸟自左边花丛急掠而出！

同在这一刹那间，右边野杜鹃丛中闪电般扑出二人，刀光疾闪，飞斩冷血！

冷血双眼，看的是左侧的山杜鹃丛，但他右手发剑，脚步在瞬间走了七步，那两个偷袭的人，一起发出了惨叫。

惨叫只有半声。

冷血的剑，已刺入了两人的胸膛，但并没有穿过背部，仅仅是刺穿了心房——在这刹那间，冷血右手的剑，已经握在左手。

因为左前侧的灌木丛中，又急掠出二人！

这两人一飞起如鹰隼，铝钩直夺冷血头部，另一人铁拐急扫冷血脚胫，竟是地趟刀法的变招！

但这两人只使出了半招。

因为招势甫起，两人的咽喉已被刺穿，冷血的剑，又交到了右手。

他一剑往后刺出！

他背后是一棵浓密的山杜鹃！

“哧”地一声，冷血抽剑，血自杜鹃丛中迸射而出，洒在红彤彤的山杜鹃花之上。

在这短短的电光石火间，冷血已杀了五个暗算他的人。

冷血收剑，凝视百码外一棵茂盛的紫色杜鹃，这紫杜鹃被整百棵白杜鹃像士兵围着女皇一般围住。冷血一字一句地道：“我不想杀你们，你们别逼我。”然后他深吸一口气，道：“出来吧。”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那五名偷袭者才跪倒于地。

3

风在江上低低的呼啸着。

天灰蒙蒙，气候也凉飒飒的，几支水鸟在江上巡回。

仍没有人回答。

冷血紧抿着唇，眼睛露出一种极坚毅的神色来。

他拨开茅草，往那紫色的杜鹃花丛走去。每踏一步，比他刹那间五剑杀五人的时候更慎重。

紫杜鹃在七十尺外。

冷血左手已按住了剑锷，嘴角有一种极之冷峻的微微笑意。

紫杜鹃在五十尺内。

他步入了一片白色山杜鹃丛中。这堆白色山杜鹃十分纯白，白杜鹃后侧有七至十棵橘色的野杜鹃。

紫杜鹃在三十尺外。

倏然之间，数十朵白色杜鹃像数十支白色的鸟，扑面向冷血打到！

那不是杜鹃！

——那是极厉害的暗器！

数十朵“花”，骤打冷血，冷血若退，就只得退入橘色杜鹃丛，但冷血并没有后退，反而追进。

刹那间，他俯冲前进十尺。他前冲的时候，已迅速脱下上衫，露出赤精的上身，在寒风中急扑，“白花”全被他衣衫兜住卷住！

同时间，白杜鹃花丛中滚出了七片刀光，有些卷向冷血

头部，有些剪向冷血颈部，有些斩向冷血胸部，有些劈向冷血腹部，有些绞向冷血足部。

雪白的花漫天一晃而没，继而下来的是雪白的刀光，铺天而至！

剑光破刀光而入！

刀光遽止！剑光急闪了五下，白色开得正灿烂的杜鹃花，被洒上了热辣辣的鲜血，六个人，捂住致命的伤口，倒在花丛里。

刀卷冷血头部的杀手，头部中剑，刀剪冷血颈部的杀手，颈部中剑，刀斩冷血胸部的杀手，胸部中剑，只有刀绞冷血腿部的大汉。出刀方位较难，所以出手慢了一些。

他出手只慢了一慢，就看见五道剑光，然后看见跟他一起出手的六个人，一齐倒了下去。

要不是他亲眼看到，说出来给他听他也不会相信，他目瞪口呆，所以那一刀，也绞不下去了；所以他活著。

另外一个杀手，霍地从白杜鹃花丛中冒了出来。

他本来的任务是截断冷血的退路；但当他一冒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十二个一起出来干买卖的兄弟只剩下一个，他的眼睛已经不是要封锁别人的退路而是要为自己找退路。

冷血看也没看他们。

他冷电也似的房目，仍盯着那株紫色的山杜鹃。

“出来。”他喊。

风掠过灌木丛、茅草以及山杜鹃，没有回应。

冷血冷冷地道：“你要我揪你出来——”话未说完，遂然背后急风劈背！

冷血心头一凛，全力往前冲，剑往后刺出！

背后的人闷哼一声，显然中了他一剑；但他背后一凉，也挨了一记。

他前冲势予未歇，紫杜鹃丛倏然闪出一个人！

这人一现身，出剑！剑长十一尺！

冷血惊觉的时候，胸膛已中剑！

若他继续前冲，势必被长剑刺成串烧肉一般！

但他在中剑的刹那间，向前一俯，斜滚了过去，那人眼前一花，已失冷血所在，忽然之间，腰际一凉，冷血的剑已刺入他的腰际。

他大叫一声，倒下，后面击伤冷血的人，和那两名杀手正掩杀过来，但那长剑人倒下的身形挡得一挡，冷血已不见。

杜鹃花丛边有几滴鲜血。

4

冷血滚入杜鹃花丛中，背后胸前的刺痛并没有让坚忍的他崩溃。

十七岁的时候，他就曾经身挂二十三道伤终于把一个武功高他五倍的武林高手击倒，以后五年来大大小小数百役，他很少有不负伤的，但却从来没有不达成任务的。

可是他背后的伤口发麻，胸膛的伤口发痒，他的双眼发黑——也就是说，背后暗算他的人兵器有毒药，前面突击他的人兵器有毒药。

如果他没有弄错的话，毒药和麻药，都来自江湖上一个势力与实力都极其庞大的家族的。



白色开得正灿烂的杜鹃花，被洒上了热辣辣的鲜血。

这种独门麻药及剧毒，冷血也消解不了。

他心中痛恨自己的疏失。

他一早已伏地测得：对方有十三、四人，武功都不弱，其中十三人，还不怎样，另外有一、二人，武功、轻功、内功都极高，行走时几乎分辨不出来。

他在第一轮格斗中连毙五人，第二轮冲杀里又杀六人，余下两名杀手，并不足畏，他是留活口来问供。他集中注意力，是在那簇紫杜鹃花丛中那武功特高的人。

可是他居然没有察觉到，武功特高的人不止一个。紫杜鹃丛中确有一人，而后面橘黄杜鹃丛中，还有另外一人！

当另外一人乍起偷袭他时，他前冲得快，被刀锋扫中，在那刹间，他又判断错误。他以为最大的敌人在后面，只顾著俯冲，忘了前面紫杜鹃丛里的另一个大敌，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他被那人特长奇剑所伤。

虽然他也及时滚进刺杀了那人，可是此刻他的处境，已完全陷入挨打的状况，就算是普通人见著他，也能置他于死地。

更何况对方有三个人：——两个杀手和一名负了伤的大敌！

第二回 铁手破长刀

1

茅草急摇，杜鹃被利器残割得花瓣片片飞起，敌人正在全力搜索著，要把冷血找到后撕成碎片！

他们用刀劈开茅草，斫倒山杜鹃，一直搜索过去。那在背后斫伤冷血的汉子，阴霾的脸孔，贲筋露节的手，而手中所握的刀，却长及十三尺！他刀一挥，灌木整排倒下去，茅草也空出一大片的地方来。

他每挥一刀，就像狂风吹蜡烛一般，一点就是一大片。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怒喝。

他霍然回身，就看见自己身边仅剩下的两名手下之一，刀已砍在冷血的发须里，但尚未触及头皮，冷血的剑已刺进了他的胸膛。

人已死了，力已尽，刀自然也砍不下去了。

冷血身上披着血，大口大口喘息着。

那使长刀的高手嘴角有一丝冷酷的笑容，缓缓地举起了长刀，长刀在黯淡的阳光下炫耀出一阵奋目的金花。

“现在你还能接我一刀，那我就佩服你。”

冷血不能。

他发觉自己已连嵌进数人胸骨的剑，也无力抽出来，他